



胡德夫來香港「台灣月」了。胡德夫要出新專輯了。

在對台灣民謠有情結的人的心目中，「胡德夫」三個字擺在那裡，就是傳奇。他就是一部從台灣邊陲山谷中走向都市的時光記憶，也見證了台灣半個世紀波濤洶湧的歷史。12歲從台東大武山離鄉北漂，直到50年過去，他才找到那條回家的路。

如今已經回到台東的胡德夫，鄉愁已然解開。既已回到故鄉母親的懷抱，他也不必再寫《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》那樣濃厚的心緒，故而他即將推出的新專輯《芬芳的山谷》，也將成為他最後一張書寫鄉愁的經典之作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

攝：劉國權

人生無非一場恍神

每一首胡德夫所成就與發揚的歌，都琅琅上口，《牛背上的小孩》、《美麗的稻穗》、更不用說家喻戶曉的《美麗島》。這些作品背後的底蘊，則是胡德夫魂牽夢繫的故鄉以及對他影響至深的朋友。

新專輯《芬芳的山谷》中依然有朋友。這一次，是李泰祥。

胡德夫想紀念李泰祥，首先因為兩家人是兩代世交，按他的話說：「他的爸爸和我爸爸是日治時代的同學，他是離鄉背井很久的，我也是，而我們在台北認識。」在胡德夫心目中，李泰祥的音樂，不只是原住民的驕傲，更見證了台灣民歌運動的整個世代。所以胡德夫說：「他走了，我想紀念他。」

而回到自己的部分，就很特別。胡德夫去年才離開台北回台東，50年了，回到台東解除了他的很多鄉愁。終於可以和許多親人生活在一起，山山水水可以就近重溫，小時候的那種憧憬終於實現。「原來覺得不知什麼時候回來，現在白髮白眉地回來了。」所以他說：「在作品上面，這極可能是我寫我故鄉的最後一張。」

以前在台北，是帶著重重的鄉愁寫故鄉——《大武山美麗的媽媽》、《太平洋的風》，《牛背上的小孩》，而回到了故鄉，也不是說就不用表達鄉愁了，但仔細環顧，會發現自己已經回到家裡，孩子老婆也回來了，那麼也就是說那個重重的鄉愁現在被解開了。他說：「以前這種鄉愁推動我去寫一些家鄉的人和事情，現在回到台東，那麼濃的鄉愁的歌就可能不會產生，但是我回頭想想，台北五十年又是一個家一樣，在台東又可能會反過來寫台北的小巷子，台北的朋友、人、事物。」

所以他想用《芬芳的山谷》做一個「鄉愁」的了結。

「那個山谷，是大武山裡面的母親的樣子，是孩子時候離開的樣子，是在茫茫人海中迷失的樣子，可以說是很深的鄉愁描述。」

新專輯中寫到故鄉，所選用的傳統歌謠，其實只一首《看海》，且一半也是胡德夫重新創作過。他說：「《看好》的底蘊是阿美族的歌，然後卑南族拿去用它的詠嘆，變成部落裡的歌，我聽到的時候，就想在阿美族和卑南族的詠嘆中找一個平衡點。」而歌中所描述的海的趨勢、海的推波逐浪、海的情境，則是按照胡德夫自己的呼吸走的。

最特別的一首歌，其實是寫自己那位眼睛看不到東西的哥哥。「小時候他帶我從台東山谷中出來，我嘴巴去問人家的，就變成他的路，他手牽着我，帶我到北部淡水中學，這一段過程，跟我後來幾十年的心境——那種一直在都市掙扎有時找不到出路的感覺很像。」所以這首歌名叫《大地恍神的孩子》：在大地上恍神的孩子。整首不但從頭到尾長達11分鐘、六個章節都使用母語，錄音的時候更一氣呵成one take唱完。（不過胡德夫會笑着補充說其實不是one take錄完，而是一直反覆錄前後唱了幾十次。）

整首歌敘述自己離開家鄉到一路到回家鄉的路程，有點像他他那首改編自泰戈爾詩作的《最最遙遠的路》：遍叩每扇遠方的門，才能照到自己的門——這種「去」、再「回來」、來去徘徊的描述，有點像是歌劇。

而歌名更源於胡德夫的族人卑南族中的一個說法：「神就是把我們放在這邊，人生一世，只是來見一見，很快就會回去了，一場恍神而已。」所以歌名非常呼應整個卑南族的人生觀——你如果受了很多苦難，不要害怕，因為你的人生其實一恍而過，不必帶着那麼大負擔和壓力去看待它。



■【音樂沙龍】胡德夫《記憶—時光洶湧 關於歲月與歌的故事》



回家，再回望來路

有些人去台東，是為了找一個夢，而胡德夫回台東，是為找一個家。

50年來，他心底的箭頭始終指向台東。身不由己在台北，只因孩子成長讀書等原因。他說：「我記得我五六年前跟龍應台、嚴長壽、林懷民去台東走的時候，就告訴他們，謝謝你們陪我回來，我要回家了。但沒想到嚴長壽比我還早回去。」

太太本來說在台北再多呆幾年，把經濟規劃好把什麼都弄好再回去，但胡德夫覺得回家有急迫性是在於，他是那個家族從祖父到父親到堂兄弟親兄弟叔叔輩所有人中，最年長的直系男性，其他人全部都凋零了。「我們從小會很依賴這些家族的長老、族長帶領我們，我們家裡有個匯聚在一起的傳統，需要有人帶，不管是苦的事、困難的事、快樂的事，需要大家一起來關懷，需要這樣一個人在，變成我很急迫地不想中斷這個親人匯聚一起的、一直延續的傳統。」

哪怕只是象徵上的意義更强，但至少胡德夫想要和家中親人，從精神上在一起。

他一直強調「母邏輯」，認為文化命脈的源頭在於語言語匯。「以前我們要求政府促進我們語文權利時，要求一定要培育母語教師。值得慶幸的是，現在在都市中，你只要一個地方有一個學生是原住民，母語老師就要到。」如今更擴展到要把門檻普及到所有幼教。包括保姆師資，都要有母語保護。按胡德夫的話說：「讓我們語言不只是為了通過什麼母語考試而設置，讓我們的孩子從小會說母語，有自己的母邏輯在。」

其實，如今

我們一講到台東，已會第一時間想到音樂。如果上一代原住民音樂人的創作資源是傳統、是先靈是山川河流，那麼下一代人新的創作能量是什麼？

胡德夫認為，還是一樣的——原住民不只多愁善感，內心也很直率誠實，原住民在描述事情的時候，不管他國語標準不標準，你看他肌肉的抖動樣子，看他專注和認真的樣子，就一定會感動——「擁有這樣的本質的人，去寫自己看到的，去寫自己感受到的，

那麼，會轉頭回望而為台北寫歌嗎？

胡德夫說他也不知道自己人生後邊的時間還有多少。回家，讓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以前走出來的那條路——「現在再走回來，這樣的過程我會想寫。寫1962—2012這五十年我所看到的：一個沒出過山谷的小孩子出去所看到的東西。出去，然後回來。我想寫這樣的回憶，寫我看到東西後的感受。」

眾所周知，這50年也是台灣豐盛洶湧充滿波浪的一部歷史，而胡德夫希望自己是見證者之一。「尤其在原住民的邏輯、看法和想法裡面，原住民碰到漢人所帶來的忠孝信義仁愛和平——但實質上我們看到的是什麼？波浪又是什麼？我們看到人們從同胞兄弟撕裂到現在，未來還要走向什麼樣子？」

回到台東這一年，胡德夫有更多時間跟年輕人在一起唱。他發現尤其回到部落後，傾聽的時候就會發現裡頭有非常強的音樂創作表現力，年輕人的創作量一直在增加，很勇壯地勃發出來。「但是也有找不到舞台平台的，譬如他想讓人知道他創作了什麼東西在，所以我也有一個工作是希望為年輕人找到平台，我希望其他正在創作或者想要創作的年輕人，每個暑假寒假大家可以聚在一起。他們在工作、讀書的話，其實如果有一個文藝創作的平台，一年可以培養50個20個年輕人，就很不得了。我們現在在台東找一個廢棄學校，想把那地方整理整理，建立一個像這樣的平台。我覺得這比我自己唱歌還有意義。」

不管它是痛的，是酸的，我覺得寫到最後都會很美。」

原住民不只是載歌載舞快樂過活，胡德夫認為，有深層的可以思考的東西，是被快樂包在裡面的。所以「那個部分，會變成你精神上另外的一種覺醒，而不是只有從手機看到世界給你的美的東西、熱鬧的東西。你看到別人孤單痛苦為難的時候，你會看到自己在裡面。也會不斷省思自己。」

在西營盤唱歌是值得的

每次來香港的感受，對胡德夫來說，都好像被帶到一個全是高聳竹筍的部落中去，因為這裡的大樓都細細高高似筍。他說自己上周去舊金山，太太好奇問舊金山的人都住在哪？他說你看山邊都是矮房子，這整個就是一個大部落呀——如果每個地方都可以被看成或大或小的不同部落，那香港就像個到處都是聳立着筍的部落，一個密集的「竹林」。

胡德夫有時好奇，住在這樣擁擠地方的人，彼此是不是也能很近？

西營盤帶來的，是他以前沒有過的香港體驗，很特別。他說自己「第一次演奏時是坐在下面，被觀眾從山道上坡往下注視。」感覺上自己更被人所需要。他也是第一次發現香港會有一些地方，是按照本來的地形就可以唱起歌來。「香港基本是按它的地形在構建的城市，所以地形被表現出來時，整個城市會活躍起來，會跳動。」

與西營盤作為對照的，是今次「台灣月」帶來的大稻埕。胡德夫個人覺得兩地的不同是大稻埕是靠近河邊很平的地方，而西營盤走進去之後相當高聳。但兩地有着同樣古樸的味道和氣質。「其實在西營盤，隱約還可以看出這個地方古早的樣子，看出這個海灣和水路交接時那種生活的蛛絲馬跡與感受。」所以胡德夫覺得，這和他過去認識的香港不一樣。

以前都是去很繁華的表演場地。但這次卻是在各個人種族群交集的現場演奏。胡德夫說：「記得當我正在唱為孤獨老人和街友的時候，就看到孤獨老人和街友在旁邊，覺得是在環境裡面唱環境，這樣唱歌是值得的。」



不靠「譜」，靠「感覺」

熟悉胡德夫的人大概都知道他是個自由派藝術家，沒有看譜子的習慣，越教他看譜子反而會越凌亂，因為會令他的整個邏輯都要變。他說：「我是自己把這個歌演練重複再演練到很熟悉之後唱，那教我重新看譜子等於重新打亂，差錯會很多。」所以上海世博期間，胡德夫代表台灣與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出時，指揮就教整個樂團跟着胡德夫老師的節奏就對了。

胡德夫的作品其實全部都在他腦子裡，他跟着自己的感受在現場演奏，那個當下，他演奏的是自己的感觸，而不是對照譜子而來的精確音符。在他的感觸裡，可能某一段就是要慢，沒辦法跟着譜子的節拍來，到了下一段，感受變激昂，節奏又會轉快。

所以胡德夫說自己別人演奏，一定每次都一樣，但他每次都不會一樣。「有些間奏，要看場景，看唱歌的地方。我唱歌閉着眼，那有時候打開眼睛就會跑掉，會被事情影響。」他的間奏，向來是靠現場現場感覺拉長縮短、上去下來，不靠「譜」靠「感覺」。

胡德夫為人寫過很多歌中內容，最著名像《美麗島》的最後兩段寫給李雙澤。今次《芬芳的山谷》中，則有一首《流星》。

胡德夫說：「《流星》就是說人生短促，如朝露很快幻滅，但人生總要留下一些美麗，就像帶着光芒的流星，刹那滑過黑暗的天空。」冥冥中和李泰祥作曲的《流星》中對「天上的星星」的溫柔疑惑遙相呼應。

流星一恍而過，然而這些歌卻會代代相傳，從當年到如今，從山谷到都市，從台灣到世界，從胡德夫的心底，流淌進我們的心裡。